

三 孫吳兵法



上海大眾書局出版

827560

軍形篇

曹公曰。軍之形也。我動彼應。兩敵相察情也。李筌曰。形謂主客攻守八陣五營陰陽向背之形。杜牧曰。因形見情。無形者情密。有形者情疎。密則難敗也。士預曰。形者定形也。謂兩敵強弱。有定形也。善用兵者。能變化其形。因形而制勝。而顯。故次謀攻。

孫子曰。昔之善戰者。先爲不可勝。

張預曰。所謂知己者也。

以待敵之可勝。

梅堯臣曰。藏形內治。伺其虛懈。

張預曰。所謂知彼者也。

趙本學曰。自爲不可勝者。必先據形勝之地。利糧餉之道。備守禦之具。明節制之法。內無可間之嫌。外無可乘之隙。則敵人千萬百計。不能制我矣。敵之可擊者。吳起有曰。遠來新至可擊。行列未定可擊。旣食未設備可擊。饑渴可擊。心怖可擊。未得地利可擊。失時不從可擊。涉長道遠行未息可擊。涉水半渡可擊。險道狹路可擊。旌旗亂動可擊。陣數移易可擊。將離士卒可擊。許洞

FUDAN

JFZ J0007806921 軍田圖書



有曰。敵人信鬼神多祈禱。必懷疑懼。不能任人。一可擊也。惟務天時。擇其方位。觀其雲氣。不顧地形之險易。不詳人心之順逆。二可擊也。止以地利爲擇。不能整肅號令。嚴戒行伍。三可擊也。結營分陣。時多動移。四可擊也。人心疑怨。五可擊也。將吏淫怠。六可擊也。結營之地。四要無方。七可擊也。遇將無禮。八可擊也。賞罰顛倒。九可擊也。將士多輕。十可擊也。凡此數者。將可攻之形也。

又曰。李牧爲邊將。以便宜置吏。市租皆收入幕府。日擊數牛。饗士。習射騎。謹烽火。多間諜。厚遇戰士。爲約曰。匈奴卽入盜。急入收保。敢有捕虜者斬。如是數歲。亦不亡失。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。皆願一戰。於是乃具選車。選騎。選士。悉勒習戰。大縱畜牧。人民滿野。匈奴入寇。牧多爲奇陣。大破殺匈奴十萬餘衆。此李牧能先爲不可勝。以待人之可勝也。程不識爲將。正祁山。行伍營陣。擊刁斗。士吏治軍簿至明。軍不得休息。然未嘗遇害。不識曰。李廣軍糧簡易。然遇卒犯之。無以禁也。我軍雖煩擾。然虜亦不得犯。此不識能先爲不可勝也。李廣兵不可爲法。而大國當用。當以遠斥候爲務。行必爲戰備。止必爲堅營壁。持重愛士卒。先計而後戰。日課士士皆欲爲用。宜

帝敕趙充國令速進攻罕开。充國曰。善戰者。致人而不致於人。今罕开羌欲當敵。擊請泉寇。宜飭兵馬。練戰士。以須其至。坐得致人之術。以逸擊勞。取勝之道也。今恐二部兵士不足。以發之行攻。釋致虜之術。而從爲虜所致之道。臣愚以爲不便。此五國能言不可勝。以待軍之可勝也。

不可勝在己。可勝在敵。

曹公曰。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。

杜佑曰。先咨之廟堂。慮其危難。然後高壘深溝。使兵練習。以此守備之固。待敵之闕。則可勝之。言制敵在我。自修理。以候敵之虛懈。已見敵有闕漏之形。然後可勝。

李峯曰。夫善用兵者。守則深壁。多具車食。善其教練。攻其城。則荷梯。擣雲梯。士山地道。陳則左川澤。右丘陵。原本作在山川丘。誤。據下文注改正。背孤向虛。從疑擊閒。善戰者。諸角勢連。首尾相應者。爲不可勝也。夫善戰者。能爲不可勝。不能使敵之必可勝。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。不可勝者守也。可勝者攻也。無此數者。以爲可勝也。

杜牧曰。自整軍事。長有待敵之備。閑跡藏形。使敵人不能測度。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。然後出而攻之。

王皙曰。不可勝者。修道保法也。可勝者。有所隙耳。

張預曰。守之故在己。攻之故在彼。

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。

杜牧曰。不可勝者。上文註解。所謂修整軍事。閉形藏跡是也。此事在己。故曰能爲。

張預曰。藏形晦跡。居常嚴備。則己能焉。

不能使敵必可勝。

原本作之可勝。按注則故書正作必也。從通典與通鑑改正。又按呂氏春秋云。不可勝在己。可勝在彼。聖人必在己而不必在彼者。是其道。

杜佑曰。若敵曉練兵事。

原本作在己。故輔兵士。按杜佑注本釋必可勝。如策與道合。深爲備者。後人臆改之以牽合上句。今從通典與御覽改正。

亦不可強勝之。

杜牧曰。敵若無形可窺。無虛懈可乘。則我雖操可勝之具。亦安能取勝乎。

賈誼曰。敵有智謀。柔爲己備。不能強令不已備。

梅堯臣曰。在己故能爲。在敵故無必。

王哲曰。在敵不在我也。

張預曰。若敵強弱之形。不顯於外。則我豈能必勝於彼。

故曰勝可知。

曹公曰。見成形也。

杜牧曰。知者但能知己之力。可以勝敵也。

陳鐔曰。取勝於形。勝可知也。

而不可爲。

曹公曰。敵有備故也。

杜佑曰。敵有備也。已料敵見敵形者。則勝負可知。若敵密而無形。亦不可強使爲敗。故范蠡曰。時

不至不可強生。事不究不可強成。

杜牧曰。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。爲我可勝之資。

賈林曰。敵若隱而無形。不可強爲勝敗。

梅堯臣曰。敵有闕則可知。敵無闕則不可爲。

何氏曰。可知之敵在我。我有備也。不可爲之勝在敵。敵無形也。

張預曰。己有備則勝可知。敵有備則不可爲。

施子美曰。趙充國曰。帝王之兵。以全取勝。故先爲不可勝。以待敵之可勝。皇甫嵩曰。百戰百勝。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。是以先爲不可勝。以待敵之可勝。不可勝者在己。可勝者在敵。夫先爲不可勝者。此自治之策也。能自治。則可以待敵之虛而擊之。故以待敵之可勝。不可勝在己者。言守備之固也。可勝在敵者。候其虛而勝之也。蓋盡用兵之妙者。必能分勝負之勢。分勝負之勢者。必先知彼己之情。自其爲不可勝。以待敵之可勝。則其勝負之勢。爲可決矣。即其所以爲勝負之勢者而觀之。則其彼己之情亦可知矣。故不可勝者在己。可勝者在敵。其勢固已顯而易見也。爲背水陣。使人自爲戰而不可敗。是能先爲不可勝者也。候其空曠。則後趨而擊之。卒以兵亂遁走。爲信所破。非以待敵之可勝乎。然而事有可必者。有不可必者。可必者在己。不

可必者在人。我雖能爲不可勝。而不能使人之必可勝。使趙不空壁而爭。則韓信之計。亦未可施也。所以謂之不能使敵之必可勝也。故曰。勝可知而不可爲。可知者。見敵形則可以知其勝負。若敵密而無形。亦不能強之使必敗。

不可勝者守也。

曹公曰。藏形也。

杜佑曰。藏形也。若未見其形。彼衆我寡。則自守也。

杜牧曰。言未見敵人。有可勝之形。已則藏形。爲不勝之備。以自守也。

梅堯臣曰。且有待也。

何氏曰。未見敵人形勢虛實。有可勝之理。則宜固守。

張預曰。知己未可以勝。則守其氣而待之。

可勝者攻也。御覽一引作不可勝。則守可勝則攻。非。

曹公曰。敵攻已。乃可勝。

杜佑曰。敵攻己。乃可勝也。己見其形。彼寡我衆。

原本作彼衆。下附己意。此云敵攻己。乃可勝者。引曹注也。已下

云云。杜佑語也。後人以其義不相比。又下文有攻。則則可攻。有餘之言。故臆改爲彼衆我寡。誤也。據御覽改正。

李筌曰。夫善用兵者。守則高舉堅壁也。攻其城。則尙梯衝雲梯。士山地道。

原本無城。則尙三。陳左字據上文注補。

川澤。右邱陵。背孤向虛。從疑擊閒。識辨五令。以節衆。摘原本無摘。勢連。首尾相應者。爲不可

勝也。無此數者。以爲可勝也。

杜牧曰。敵人有可勝之形。則當出而攻之。

梅堯臣曰。見其闕也。

王皙曰。守者似於勝不足。攻者似於勝有餘。

張預曰。知彼有可勝之理。則攻其心而取之。

施子美曰。所以自固者。必欲其有備。所以克敵者。必乘其可擊。不可擊者。自固之術也。雖守固

可以爲不可勝。非欲其有備乎。可勝者。所以克敵也。惟攻之而後。可以取勝之。乘其可擊

充國行。必爲戰備。止必堅營壁。是以守而爲不可勝也。及引兵至先容。因事機而擊之。非乘

其可擊而後勝乎。曹公以可勝者攻。謂敵攻乃可勝也。此亦充國所謂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。坐得致敵之術。二說皆通。

守則不足。攻則有餘。

曹公曰。吾所以守者。力不足也。所以攻者。力有餘也。

李筌曰。力不足者可以守。力有餘者可以攻也。

梅堯臣曰。守則知力不足。攻則知力有餘。

張預曰。吾所以守者。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。故且待之。吾所以攻者。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。故出擊之。言非百勝不敗。非萬全不鬥也。後人謂不足爲弱。有餘爲強者。非也。

施子美曰。皇甫嵩曰。彼守不足。我攻有餘。意謂敵不足於守。我則攻之有餘。是敵弱而我強也。張昭曰。守之則不足。攻之則有餘。意謂不足則守。有餘則攻。是弱則守而強則攻也。曹公之說。亦如張昭之說。孫子之意。殆不然也。孫子之意。蓋謂守者。當示敵以不足。攻者。當示敵以有餘。是說也。惟太宗得之。太宗曰。守之法。要在示敵以不足。示敵以不足。則敵必來攻。是敵不知其所

攻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。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。是敵不知其所守也。大抵將以守者必匿其形。將以攻者必張其勢。示以不足匿其形也。昔劉裕之守海鹽也。假旗匿衆。使羸疾登城。而孫恩果來攻。卒爲劉裕所敗。非守則不足乎。示以有餘張其勢也。杜預之伐吳。以奇兵夜襲樂鄉。多張旗幟以奪賊心。吳郡震恐。非攻則有餘乎。昔光武曰。攻不足者守有餘。馮異亦曰。攻者不足。守者則有餘。意謂不足於攻。猶有餘於守。又一說也。

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。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。故能自保而全勝也。

曹公曰。固山川邱陵之固者。藏於九地之下。因天時之便者。動於九天之上。

杜佑曰。善守備者。務因其山川之阻。邱陵之固。使不知所攻。言其深密。藏於九地之下。善攻者。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。使敵不知所備。言其雷震發動。若於九天之上也。

李筌曰。天一遁甲經云。九天之上。可以陳兵。九地之下。可以伏藏。所以直有加時上。一有所為。爲九天。後二所臨宮爲九地。地者靜而利藏。天者運而利動。故魏武不明於此。則其所以勝者。九天爲天時也。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。知而用之。故全也。經云。知三避五。雖然。獨處能知三。

五。橫行天下。以此法出。不拘諸咎。則其義也。

杜牧曰。守者鎔聲滅跡。幽比鬼神。在於地下。不可得而見之。攻者勢遇聲烈。後者出。如星。不可得而備也。九者高深數之極。

陳皞曰。春三月寅功曹爲九天之上。申傳送爲九地之下。夏三月午勝先爲九天之上。子神后爲九地之下。秋三月申傳送爲九天之上。寅功曹爲九地之下。冬三月子神后爲九天之上。午勝先爲九地之下也。

梅堯臣曰。九地言深不可知。九天言高不可測。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。

王皙曰。守者爲未見可攻之利。當潛藏其形。沈靜幽默。不使敵人窺測之也。攻者爲見可攻之利。當高遠神速。乘其不意。懼敵人覺我而爲之備也。九者極言之耳。

何氏曰。九地九天。言其深微。尉繚子曰。治兵者若祕於地。若達於天。言其祕密遠達之甚也。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。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。卓欲速進赴陳倉。嵩不聽。卓曰。智者不後時。勇者不留決。速救則城全。不救則城滅。全滅之勢在於此也。嵩曰。不然。百戰百勝。不如不

戰而屈人之兵。是以先爲不可勝。以待敵之可勝。不可勝在我。可勝在彼。彼守不足。我攻有餘。有餘者。動於九天之上。不足者。陷於九地之下。今陳倉小。城守固備。非九地之陷也。王師雖強。而攻我之所不救。非九天之勢也。夫勢非九天。攻者受害。陷非九地。守者不拔。國今已陷受害之地。而陳倉保不拔之小城。我可不煩兵動衆。而取全勝之功。將何救焉。遂不聽。王國圍陳倉。自冬迄春。八十餘日。城堅守固。竟不能拔。賊衆疲弊。果自解去。

張預曰。藏於九地之下。喻幽而不可知也。動於九天之上。喻來而不可備也。尉繚子曰。若秘於地。若達於天。是也。守則固。是自保也。攻則取。是全勝也。

施子美曰。守欲其密。故必極其深。而後可以爲自固之機。攻欲其遠。故必窮乎高。而後可以爲必取之策。夫高城深池。非不可以言守也。而謂之善守。則未可。善守者。必匿形藏迹。陰發暗動。藏於九地之下。非極深之意乎。繕甲利兵。非不可以言攻也。而謂之善攻。則未可。善攻者。必其往忽來。運用若神。動於九天之上。非欲窮高之意乎。昔周亞夫之拒吳楚。力甚引兵。而守。則亞夫之守。藏於九地也。及其走藍田。出武關。諸侯謂從天而下。則亞夫之守。動於九天。

也。乃若玄女三官戰法。則曰行兵之道。天地之寶。九天九地。各有表裏。九天之上。六甲子也。九地之下。六癸酉也。子能順之。萬全可保。遂以九天爲天門。九地爲地戶。春三月。寅爲九天之上。申爲九地之下。夏三月。午爲九天。子爲九地。秋三月。申爲九天。寅爲九地。冬三月。子爲九天。午爲九地。而皇甫嵩亦取其說曰。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。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。今陳倉雖小。據守固備。非九地之陷。王國雖強。而攻我之所不救。非九天之勢。勢非九天。攻者受害。陷非九地。守者不拔。皇甫嵩亦善用兵者也。何其惑於淫巫瞽史之說乎。是說也。惟張昭知之。張昭釋此曰。九地。以藏形之深。使敵不可測。得機而發。疾若雷霆。勢如天落。九數之極也。而李筌引遁甲式。謂九天之上。可以陳兵。九地之下。可以伏藏。臣皆出之。然未若張昭之說爲當。

趙本學曰。復論不足之說。以明之。九地之下。言其求之難得也。九天之上。言其備之難逃也。善守者示之以疑兵。不見其應。挑之以餌卒。不見其取。欲書攻之。則堡柵險而不可近。欲夜攻之。則烽火謹而不可入。雖藏於九地之下。不啻如是之深也。善攻者。備之於前。忽然出我之後。防之於水。忽然出我之陸。不可以形迹而測其來攻之地。亦不可以風聲而信其來攻之期。雖動於

九天之上。不啻如是之神也。惟善守故能自保。惟善攻故能全勝。

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。非善之善者也。

曹公曰。當見未萌。

孟氏曰。當見未萌。言兩軍已交。雖料見勝負。策不能過絕於人。但見近形非遠。太公曰。智與衆同。非國師也。

李筌曰。知不出衆。知非善也。韓信破趙。未餐而出井陘曰。破趙會食。時諸將嚙然佯應曰。諾。乃背水陳。趙乘壁望見。皆大笑。言漢將不便兵也。乃破趙食。斬成安君。此則衆所不知也。

杜牧曰。衆人之所見。破軍殺將。然後知勝。我之所見。廟堂之上。樽俎之間。已知勝負者矣。

賈林曰。守必固。攻必克。能自保全而常不失。勝見未然之勝。善知將然之敗。謂實微妙通元。非衆人之所見也。

梅堯臣曰。人所見而見。故非善。

王皙曰。衆常之人。見所以勝。而不知制勝之形。

張預曰。衆人所知。已成已著也。我之所見。未形未萌也。

戰勝而天下曰善。

御覽作曰軍善

非善之善者也。

曹公曰。交爭勝也。

原本作爭鋒也。據御覽改正。

太公曰。爭勝於白刃之口。非良將也。

御覽補

李峯曰。爭鋒力戰。天下易見。故非善也。

杜牧曰。天下猶上文言衆也。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。故破軍殺將者也。我之善者。陰謀潛運。攻心

伐謀。勝敵之日。曾不血刃。

陳皞曰。潛運其智。專伐其謀。未戰而屈人之兵。乃是善之善者也。

梅堯臣曰。見不過衆。戰雖勝。天下稱之。猶不曰善。

王皙曰。以謀屈人則善矣。

張預曰。戰而後能勝。衆人稱之曰善。是有智名勇功也。故云非善。若見微察隱。取勝於無形。則真

善者也。

故舉秋毫不爲多力。見日月不爲明目。聞雷霆不爲聰耳。

曹公曰。易見聞也。

李筌曰。易見聞也。以爲攻戰勝。而天下不曰善也。夫智能之將。人所莫測。爲之深謀。故孫武曰。雖知如陰也。

王哲曰。衆人之所知。不爲智。力戰而勝人。不爲善。

何氏曰。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。不足爲異也。昔烏獲舉千鈞之鼎。爲力。雖朱百步。觀蠶芥之物。爲明。師曠聽蚊行。蠅步。爲聰也。兵之成形而見之。誰不能也。故勝於未形。乃爲知兵矣。張預曰。人皆能也。引此以喻衆人之見勝也。秋毫謂兔毛。至秋而動。經言至輕也。

施子美曰。太公曰。技與衆同。非國工也。智與衆同。非國師也。何者。善制敵者。形於無形。見勝而不過衆人之所知。此有形之可見也。何足以爲善之善乎。戰勝而天下曰善。此亦有形之可見也。亦未足以爲善之善。制勝之法。必於衆所不知所不見者而勝之。斯可以爲善之善矣。韓信之伐趙也。使萬人出背水陣。趙軍見而大笑。及既勝之後。諸將且有何語之間。又豈見韓而人知之戰。勝而天下善之。宜其多多益善。兵無少挫而爲漢之大將也。不然高祖何以有不如其歟。